

非相

悔破戒

廣濟賢之



記曰鄜州

行隨開皇十三年於洛

今廿餘間佛殿講堂等

飾從理以麗丈六大像

寺十一事莊嚴不可思議觀世音

起千佛屏風像等莊嚴成就

但是諸處佛堂之內佛像者並移

內大寺伽藍補壞修理並已成就法藏又造一切經

已寫八百餘卷造書度紙於京城月愛寺抄寫檀

軸精妙法藏至武德二年閏三月得患困重經餘二

旬乃見一人青衣服飾華麗在高樓上手持經一

卷告法藏云汝一生已來造大功德皆悉精妙汝

今平用三寶物得罪止量我所持經者是金對般

若汝若能自造一卷至心誦持一生已來所用三寶

物罪並得消滅藏即應聲若得滅罪病又康

即教深心決定敬寫金對般若百部誦持不廢又

物罪並得消滅音滅即應聲若得滅罪病又康音抽

即教深心決定教寫金對般若百部誦持不廢又

云一生已來雖作功德未曾抄金對般若經諸佛覺

悟弟子唯身上音不音三衣瓶鉢等即當盡捨付

罵大德自知病重遺囑弟子及親知為造金對

般若經百部舍婆城舍衛國各中半抄寫並莊嚴

了訖散與一切道俗讀誦般若威力不可思議救

拔一切衆生作是音。滅即命終將至王所具問

一生作何福業音滅即分踈造佛像抄寫金對般若百

部施一切人轉讀兼寫餘經八百卷晝夜誦持般若

若不曾廢闍王聞此言即造功德極大不可思議

即遣使音滅中取功德薄將至王前王自開檢並依

藏師所說一不錯謬王言師今造寺佛像抄寫經

典及誦持般若功德圓滿不可思議教師在寺勸化

一切讀誦般若具終一切功德莫生懈怠師得長壽

後命終之日即生十方淨土郎餘令真報拾遺曰

前校書郎吳興音。會太宗時以罪從配蘭州自

到已來每思鄉邑其後日別祀佛兼於東南望泰山

禮拜願得還鄉經二百餘日永徽六年十月三日夜半

忽見二童子儀容秀麗綺衣紉袴服飾鮮華去見

等並是泰山府君音。府君媿先生朝夕禮拜故遣

等並是泰山府君一。府君媿先生朝夕禮拜故遣

迎接即須同行嘉會云此去泰山三十餘里經途既

遠若為能到童子曰先生但當閉目見自有馬嘉

會即依其言須臾而至見宮闕廊宇有若人間列入

謁拜府君府君為之興須臾之間進入曲室對坐言

話無所不盡府君言一人之在生但犯一事生時不

殺死後冥官終不捨之但能日誦金剛般若經大得

減罪又云前有一府君為坐貪穢天曹解之間知今

府君姓劉音流不敢問字謁見之後每夜恒與嘉會雙

陸兼設饌嘉會音小廳東頭見姑臧令慕容

仁軌執笏音而坐嘉會召問之云不知何事府君追

來已六十餘日嘉會還為府君言之府君令召仁

軌謂之日公縣下有婦女阿趙行私縣尉他法拷音

此嫗來訴縣尉遂音之明府耳府君庭前有一大盆

其中貯水令仁軌洗面乃賜之食之訖云欲遣鬼

送明府恐為群兇所逼乃自命一頭姑送仁軌雙

陸七局其兒便還云已送訖又云慕容明府不敢坐

於大堂今居堂東頭一小房內嘉會即辭府君府君

放去嘉會具為州縣官言之州官初不之信持蘭州

長史趙滿故令人於姑臧訪問仁軌音從去九月內得

風疾手足煩疼遂便灸灼廿餘處家人覺其神款

恍忽十月初便得療損按其日數莫不聞同縣尉拷

斂阿趙事皆實虛具屬尋患旬日而死初嘉會謁

致阿趙事皆實金鼎劇尋患旬日而死初嘉會謁見府君之時家人但覺其神爽昏耄而已而每日誦

金剛般若經以為常業尋還本土至今見在丘貞明說餘令

後見嘉會又曰龍朔元年洛州景福寺比丘尼備行房

中有侍童女任五女死備行為立靈座經於月餘其

姊及弟於夜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恐懼後

乃問之答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坐此大受苦痛我體

上有瘡恐汗床席汝可多將灰置床上也弟依其

言置灰後看床上大有膿血語弟曰姊患不能縫衣

汝大藍縷宜將布來我為汝作衣及鞵音弟置布

於靈床上經宿即成又語其姊曰兒小時患漆遂斃

一傍蟹取汁塗塗上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內中見有折

刀七枚願姊慈流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

辨但隨身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姊未

報問乃日兒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床上其

姊誠往視之乃是所斃之服也姊遂送至淨土寺寶獻

師處憑憑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

寫七卷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与姊及

弟尖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与淨土寺僧智勣所說又同

贊曰有情日凡無受為聖惟罪生滅随心垢淨心念忘

德即耶為正六纏九惱同歸寶性

神力篇第四并序十六章

昔者媧皇御極斷鼇以補天羨羿音詣驚弓解鳥而落

日瑱臺之上載駈夏后之龍瑤水之濱更舞周王之駿

後音仙公之潛流吐火元方之遙歎示形况乎道契如功無

等之將開于塔移天人於他界不起于座亦妙嘉於閻浮聖

列巍之固無得而稱矣故迹其尤異者列為神力篇蕭

瑤金剛般若經靈驗記曰梁時有一婆羅門師名法藏能

持經咒辟諸邪惡有一小僧學咒數年自謂成就堪伏

邪魅因行來詣江畔遂投宮亭湖神廟止宿誦諸禁咒

其夜廟神遂來誑之藏聞弟子身死忿恨自來到神

廟座夜宿誦咒因致死于時同寺一僧每持金剛般若經聞

藏師徒並為神誑死故來神廟座上誦般若經夜半聞

有風聲極大迅速音須臾見一大人身形瓌異奇特可畏

種之形容眼光似電師端坐正念誦經不輟不怕不懼神來

至前攝諸威勢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誦經訖師問

神曰檀越是何神祇初來猛迅後乃突然神言弟子是

此宮亭湖神為性剛強猛戾見師誦習大乘經典功德

大之不可思議是以伏聽師言檀越既能如此信敬何意

打斲前者誦咒二僧神言彼僧不能受持大乘經典弟子

入廟遂前放罵專誦惡言降伏弟子二僧見弟子形猥

自然怕死之非故斲比丘諸人知師入神廟宿恐同前二僧

至明相率往廟迎問師乃安然諸人亦甚大嘉慶問師

具知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經者甚衆

具知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經者甚衆

又貞觀元年蓬州儀隴縣丞劉弼前在江南任縣尉忽有一鳥於房門前樹上鳴喚人云是其惡鳥此鳥至

者必斂家長弼聞恐懼思念無計夜間夢見一僧令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遍善神來按此樹障舍擲者大街巷中竟無各般若之力其大矣哉

郎餘令冥報拾遺曰隴西李虔觀今居鄆州明慶三

丁文福胤憂乃刺五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多心經各一卷

隨願往生經二卷出外將入即一度浴後忽聞院中有異

香氣非常郁烈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嘆

餘令曾過鄆州見彼親說友人

所傳

又曰曹州濟陰縣西廿里村中有一精舍龍朔二年冬十

月有野火暴起非常熾盛乃至精舍遂踰越而過兼及

僧房草舍焚燎物惣盡唯有金剛般若經一卷猶儼然

如故 曹州參軍事席文禱說

又曰明慶年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熾

草木蕩盡唯有一叢花草不被焚燎疑此草中有

獸遂以火熨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

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

不迫燎蓋為此也 孫壽親自見說之

又曰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高卿性純謹有至行永徽

中為揚州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面寫金剛般若

中為揚州曹了母憂居喪毀瘠刺心上面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

音問

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一尺八

寸綠莖朱蓋日漉汁一升傍下食之味甘如蜜盡而復生

如此數四

高僧同寮數人向餘令陳說餘令孝子傳之具說焉

大中大夫楊體幾京地人也去太極元年任饒州長史奉

勅兼充銀山大使檢校採銀其銀之窟所役夫近動越

万人側近百姓共為草市其市之中惣無凡屋咸以蘧

蔀為舍

音撫

相接其夜有一家忽然失火市內之屋

蕩盡無餘唯中心一家火所不燎體幾巡檢問其所由

為家內有一老人常受持金剛般若經般若之力火不能

燒合州之中莫不驚異

梓州惠義寺僧釋清虛俗姓唐氏立姓剛烈少誦金剛

般若經去萬歲通天元年十月初於齊州靈巖寺北三惣

山中深心養願為三途受苦衆生才受持金剛般若經

願一切衆生早得離苦解脫從十月三日誦至六日有七頭

鹿忽來聽經及至誦時即來伏聽誦訖便去及其惣了

更不復來僧清虛去萬歲通天元年十月廿三日日西於

齊州靈巖寺北三惣山中誦經忽然入夢遂不見

所住處屋宅及山河石壁唯見一城似梓州城其僧從東

門入至一橋見一捉鋪人是山東人土遂行出城西門可五

六里許又見一城在於道左其城縱廣可有五里其僧

下道至城東門其門纔

音

可容一人入僧問捉門者曰得

知大王何時放地獄受苦衆生報云昨日午時齊州靈

知大王何時放地獄受苦衆生報云昨日午時齊州靈
巖寺有一禪師手執錫杖年可七十已上來詣王前語
王言有一客僧為三塗受苦衆生誦金剛般若王得
知否大王何時思放地獄受苦衆生王報阿師言弟子先
知明日午時為阿師放却少多輕者其投門人謂其僧
去阿師去請更莫語其僧遂迴還從西門入到一驛門
前前見一顆荒如椀許大破作兩片僧食一片仍餘一片
至前投鋪處鋪家問僧何處得此荒請乞一片其人
得此荒食口去十月有此義荒所言未訖忽見城西門外
有無量人衆入城門來婦女多丈夫少音穰音麻服者衆
吉服者稀音至其僧坐前各以禮拜蒙阿師濟拔其
僧報云元不相識何處救拔後有三箇獠奴之來禮拜
蒙阿師救拔弟子其僧問云你是誰家小兒面無血
色太劇顛顛從何處來袂衣並新何因如此答言我
是玄宗觀家人為盜觀家穀麥沽酒置內音不知多少
被閻羅王勘當經今五年不識漿水一滴其袂是生
時所造死後始著當被勘當其被剝掛著奈何樹頭
所以得新語訖辭去音靈驗如此萬歲通天元年十一月廿
三日清虛在齊州三愍山中暮間忽有東北風起遙見
野火燒山相去可有一十餘里至人定時其火漸近去僧坐
處可百餘步其僧心驚誦經念佛并誦十一面咒其火去
所住屋可五十步已來忽然迴風其火遂漸自滅音逮音至
一更忽然還熾僧將掃帚撲火遂不禁去屋不逾十步
火即自滅其屋十步之內草共音簷音平仍有亂草一聚
去脊不盈數尺至明亂草及草並為煨燼唯有卧屋

去脊不盈數尺至明亂草及茅並為煨燼唯有卧屋
得免火燒其東北兩面屋簷並被火燒信知般若之力
不可思議

登封元年二月其僧清虛至徒來山中尋常誦經不過
兩遍嘗脊疼痛不能堪忍僧於佛前遂發誓願弟子
今夜結跏趺坐為一切衆生誦金剛般若必滿五遍然後
始息縱使疼痛狀猶割刺終須滿數以死為限誦至三
遍骨節有如支解誦至四遍有物在佛堂內聞聲似
水牛大虫爭力而鬪佛堂之動誦至五遍將半諸痛都
愈舉目四望朗然明徹佛殿講堂一皆不見唯覺端坐
在於空中大地平正無有高下及至同伴來喚空聞其
喚不見有人同伴曳手挽起方始醒覺般若神力無得而
稱焉聖曆元年仲秋八月其僧清虛時在豫州向法王
寺禮拜見舍利塔內著一切經其塔上四面無門遂
有群鴿入舍利塔內見僧入塔禮拜一時飛散其僧禮
懺既畢至塔門內坐一鴿從空飛下直入僧懷應左右
肩音堅遂至頭上下繞經三匝便即高飛鳥尚解敬

持經在人之希勉勵

音例

長安三年閏四月內其僧清虛向藍田縣南山中悟真寺
坐夏其寺上坊禪院舊無泉水皆向澗底取水往
返十里有餘禪院僧徒將為辛苦華嚴法師康藏
共三經平議衆請祈泉其僧報衆言此大難事徒衆
咸曰阿師既在此坐夏作意念誦為寺家祈請不廢
脩道願不推託既不能苦違衆心欲覓一閑處念誦
其禪院上坊下坊皆之人滿唯中間有一鉢勒閣閑
而恒鎖無人敢開僧既見閑即喚直歲平章欲開此
閣於中念誦主人并容僧才語其僧言莫向此閣

閣於中念誦主人并容僧小語其僧言莫向此閣中
中有一黑蛇其大如臂身長二丈常護此閣恐損

阿師其僧報云江南有宮亭湖神身長數里變化自
在之是大蛇能致驟雨飄風尚來歸伏况乎小者亦何

足言其僧即索鑰音藥匙開門犯火直入更不見物唯
聞地坼其僧正念燒香碓請弟子聞大身衆生守護

此閣恐是過去賢聖或是山龍諸神弟子今日向此
閣中一心念誦為上坊禪院求請一泉幸願諸神咸

加擁護多令恐畏聽誦金剛般若經布施弟子一箇
小泉以供上坊禪院即至心念誦一坐三日三夜目不交

睫音接心眼之中見三婦人在称勒閣西北於山之腹以刀
子刺地忽然不見迄于明發遂向東北臨澗合眼誦般若

若經見一道水從婦人刀子掘地處來應僧前而過經
三五日倏然常見未以為信誦仍不輟更經二日轉

分明其僧即移向見婦人刀子掘地處誦經合眼還見
水從背後流出又經三日其僧遂取杖扶者撥音鉢却木

菜見一濕地大小如二尺面盤將鋤掘之遂見一水脉因
成一坎可受石餘轉更至心誦得五遍其坎堪處中水

不覺滿盈引向禪庭供給衆用則知聖無不應感而
必通信乎般若之功無得而稱者也

長安四年三月末其僧清虛向少室山少林寺坐夏其
寺禪院在西其院北山上有一佛堂但是師僧並不敢

侵夜往彼有一律師侵夜往彼誦律聞空中有人言阿
師急去遲即損咎向師至二更盡律師未及得出被
神將刀音爨刺其助音勒下便即下山而歸至明日午時律

師便即捨壽不經半歲有一小師專持火頭金剛神咒

神將刀鎗音刺其助音下便即下山而歸至明日午時律

師便即捨壽不經半歲有一小師專持火頭金剛神咒

徒衆同誡咒力小師即作法咒樹其樹或衆條俱束或群

柯同屈衆見靈驗即共小師平議上坊有一故堂前後

無敢宿者阿師即持神咒敢於其中念誦宿否小師報

言神靈勝伊万倍之處尚自降伏此之小小之者蓋

不足言小師乃嚴持香鑪往彼念誦持其咒力降

伏彼神其夜神遂現身投其兩脚擲向瀾底七日失

音半年已來精神少短少林大德兼聞清虛在京

之日於悟真請衆兼伏大地俱有神驗遂語僧曰阿

師持經大有靈應請阿師作少法事遣衆知聞報

云大德欲遣清虛作何法事僧衆同日上坊有一佛

堂以來無敢宿者阿師能獨自念誦於彼宿否其

僧報曰此是三代尊容住持之處正是師僧依心之處

之何不得其僧即辦香油往彼念誦再宿三日都無

所見僧亦問禪院僧曰昨日禪院客僧已二三日惣

不見出向何處去禪院僧亦報言上坊佛堂之中便

宿念誦大德亦令急喚取叅老被神打煞大衆自來

同喚阿師出來其僧報言終無所慮徒衆咸曰阿師

未異凡人共我一種何故於此自欲損害答云万事不

畏大德但歸及至一更向盡其神即到於佛堂東轆

然菽響似擲數十口凡聲震空中其僧即燃火出者

窅然無所見身毛皆豎即誦十一面觀世音咒繞佛堂

一匝堂內若水牛鬮聲像之震動誦咒七遍其聲逾

烈轉更唵吼響谷動山即向佛堂前正立思惟欲不

列轉更唵吼響谷動山即向佛堂前正立思惟欲不敢入忽然更却思惟如何在此不能降伏捺心即入聲更轉盛堂中之燈尚與水滅咒既無驗即誦金剛般若經及誦一遍其聲漸小至於三遍其聲即斷迄于天明寐然安靜故真般若之力不可思議

去神龍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齊州義淨三藏及景闍梨奏清虛入內祈雪二七日雖得少多未能普足

勅語清虛阿師祈請雖不能稱意任阿師選寺住好否其僧自恨祈請不稱聖意遂答 勅云實不歡喜大德亦見作此對之皆失色阿師既觸天威即舍付法 勅又云如得雨雪即與阿師亂絲二百段兼授阿師五品并住薦福寺總維阿師何意遂不歡喜答云幸蒙天恩駁使祈請雨雪自恨上不覆天心下不允人望愚誠徒懇不愜聖心夙夜兢懼唯知待罪盪荷天恩所以不喜 勅云且放阿師出外念誦還須祈請忽得雨雪即須進狀因便奏云此度不降雨雪即為一切衆生

燒指又降 勅日朕愛阿師來供養可遣阿師來受苦又父母遺體豈可數傷阿師必不得漫有傷損食

訖辭 聖上出即向南山炭谷湫

子安子由反

上祈請雨雪

雖復雪下終不能稱心更移就索曲村安樂佛堂中誦金剛般若又經七日時得薄雪還不稱心遂即薦願燒指兩節經一日一夜燒未盡間忽然四面雲合雨雪參雜而下衆皆愕然驚恠二日始絕百姓文老等連狀欲奏且於薦福寺共三藏平章清虛昨城南燒兩節指為法界祈請雨雪燒盡兩節衆人同

南燒兩節指為法界祈請雨雪燒盡兩節衆人同
者所有骨灰今亦見在今朝村人大小欲為塗藥
其兩節指還復如故三藏遂云此事難信不
近人情伊是凡僧未至羅漢如何燒指已盡更
得却生既非聖流無有此事即語村人父老
等急歸州縣知聞直是將作妖惑欲益返損
却責老人非但誑炫凡庸亦是誣罔聖上僧徒
聞此轉加不信其僧既見衆人起謗更入道場
乞請十方諸佛一切賢聖弟子為法界蒼生燒
指祈雪蒙諸天龍王等應時降雪又令弟子
所燒之指燼而重生咸起謗言不加淨信誤他四
衆墮于地獄弟子今更教顯誦般若經雨日之
間願生指重落至千二日勤加念誦兩節重生之
指還復更落衆見指落重起謗言阿師當時燒
生如今始落其僧即報衆曰且向城南前祈雪處於彼
養瘡還遣重生不知得否衆人同日向師似著狂病
常行謗語即往城南養瘡念誦不輟至十五日內指
節又生長一節半指甲之出衆人見者莫不驚異咸
曰之不足炫此道人有妖術則知般若之力二乘之所
不知凡俗聞之皆能起謗去置龍二年清虛始還故
里至太極元年六月廿九日夜東江水漲僧時在惠義
寺停其水直入寺中衆僧各自併當衣物其僧房中
有一小閣所有衣物並送閣上便即燃燈跏趺而坐
一心正意念誦金對般若經良久聞水入房聲把火照

一心正意念誦金剛般若經良久聞水入房聲把火照者了無一滴之水其餘諸房皆被水入僧徒間見非是一人般若威力卒難縷說

陳文達者梓州郪

音妻

縣人也身有騎都尉勳每於州

城門首堂上常誦金剛般若教額為父母祖父母等誦滿八万四千遍尋之誦了刺史元善應錄事被追入京令文達誦般若經滿五千遍達即為誦及善應至

京皆得清雪銅山縣人陳德者常以馬經為業忽然

因病疾為真司所追見地下築

音竹

臺德問是何臺也

真司報云是般若臺為陳文達欲至築此臺以待之其德却換具說此子事遠近知聞競持般若牛頭山靈瑞寺禪師惠融所說

趙郡李

具音

迨光者為德州司馬深信因果誦持金

剛般若每眼所見常有圓光誦念稍勤其光漸大誦念若簡其光即小即知般若真感精誠所通也

贊曰大哉神力不可思議蓮華法座芥鈎須弥地變神足天開聖池非定非慧斯烏取斯

金剛般若集驗記卷中